



74  
6270  
9

九



門 7 4  
號 6270  
卷 9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六



去五味均平藏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魏志下

傳

陳思王植字子建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黃初三年立為鄴城王太和元年徙為雍丘王三年徙封東阿王五年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臣聞天

雍作雍

舊無親戚二字



羣書治要

卷第二十六

一



補之

稱其高以無不覆地稱其廣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周之文王亦崇厥化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同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臣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

惠洽椒房恩昭九親羣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等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以一切之制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

戒作按

於百司如此則風雅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  
自思惟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戒授若以  
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  
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  
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  
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也遠慕鹿鳴  
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戒下思伐木友生  
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  
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

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  
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  
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  
耳若葵藿之傾葉大陽不爲之迴光亦終向者  
誠也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  
者寔在陛下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  
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  
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弃予之歎故  
伊尹耻其君不如堯舜臣之愚蔽欲使陛下崇

光日月、被時雍之美者、是臣悽悽之誠也、詔報曰、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屬、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理簡怠、妃妾之家、膏沐踈略、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矣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謹、以至於此耳、已勅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

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摠盡蘊積、死不恨矣、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

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遑遑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邵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豐，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

越下有之字

故謀能移主，威能偪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唯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弃。臣死之後，事可思。

魏略曰：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

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之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恩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授官、必己之可以投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爲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爲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況皆復耄耋罷曳乎、而名爲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爲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定否、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殉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饑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唯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者、臥在床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

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疢盲聾聵者、二十三人、唯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爲可使、耘鋤穢草、驅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衆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掩若晝晦、悵然失圖、伏以爲陛下既爵臣百僚之右、居藩國之任、爲置卿士、屋名爲宮、冢名爲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紱、追栢成子、仲之業、營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節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於世、繩、維繫于祿位、懷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遙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

唯遂仁德以副前恩  
有詔皆遂還之也

六年封植為陳王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逼寮

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

人十一年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孫盛

曰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  
屏之術違敦穆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  
權侔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陋同  
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  
之由風澤既微六合未一而彫翦枝幹委權異  
族勢同瓠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  
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六  
代興亡曹問論之詳矣

中山恭王袞每兄弟遊娛袞獨譚思經典文學

防輔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之大驚懼責讓文

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

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

遽共如是是非益我其誠慎如此袞尚約儉教

勅妃妾紡績織紉習為家人之事袞病困令世

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為人君但知樂不知

苦必將以驕奢為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

臣老者猶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

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



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  
 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  
 罪惡耳其微過細愆故當奄覆之嗟乎小子慎  
 脩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  
 內奉令於太妃闔闔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  
 心以慰余靈薨詔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贈  
 賙甚厚評曰魏氏王公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  
 稷之實又禁防擁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  
 歲易骨肉之恩乖棠棣之義廢為法之弊一至

權作雍

于此乎魏氏春秋載宗室曹問上書曰臣聞古  
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  
 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勳親親昵近尊賢書曰克  
 明俊德以親九族詩云懷德惟寧宗子維城由  
 斯觀之非賢無與興功非親無與輔治也夫親  
 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與輔之道偏任則  
 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兼親疎而並  
 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佐  
 之助興則有與共其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  
 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  
 國家本枝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  
 道未備詩不云乎鶴鳴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  
 之明兄弟相救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  
 雖有闕墻之忿不忘禦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  
 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旦疆場  
 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胸心無衛臣竊惟此  
 寢不安席謹撰合所聞叙論成敗論曰昔夏殷  
 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

舊無或  
任而不  
重五字  
補之

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也。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莫救也。夫與人共其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江漢，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匈懷，逆謀消於唇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暨于戰國，諸姬微矣。至於王赧降為庶人，猶枝葉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蒂，不拔之道乎？秦觀周之弊，以爲小弱，見奪於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毘輔，外無諸侯，以爲藩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人，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遭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譚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倡之於前，劉項弊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人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關已來，其興立功勳，未有若漢祖之易業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

舊無捐  
楫至固  
金二十  
二字補  
之

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

書言治要 卷之二十一 六

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  
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者、百姓所以不易心  
者、徒以諸侯強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  
內、齊代吳楚、作衛于外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  
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  
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  
十里、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  
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莫若衆建諸侯、而少  
其力、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  
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  
恨、疏者震恐、吳越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豐  
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  
必折、尾大可掉、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  
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  
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  
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  
或以酎金免削、或以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  
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

則本根無所庇蔭、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  
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  
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  
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  
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  
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  
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成、紹漢嗣  
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  
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耶、而曾不監秦之失、  
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徼倖無疆之期、  
至於桓靈、闇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  
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  
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  
焚爲灰燼、宮室變爲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  
所安處、悲夫、漢氏奉天禪位、於大魏、大魏之興、  
于今二十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  
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  
之地、君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

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  
 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保安社稷為萬世之  
 策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  
 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非所以強幹  
 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非所以強幹  
 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  
 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  
 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  
 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耻與非類為伍非所  
 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夫泉涸則流竭根  
 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  
 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  
 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  
 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  
 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  
 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煖之以春日猶不  
 救於枯槁何暇蕃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  
 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

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  
 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  
 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王粲字仲宣山陽人也拜侍中始文帝為五官

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徐幹陳琳阮瑀

應瑒劉禎並見友善琳字孔璋避難冀州袁紹

使典文章魏氏春秋載紹使琳作檄文曰司空

並作妖孽饗饗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

因賊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

重器操贊閹遺醜本無令德標狡鋒俠好亂樂

禍幕府昔遇董卓侵官暴國方羅英雄弄瑕錄

用謂其鷹犬之才瓜牙可任遂乘資跋扈肆行

酷裂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放志專行威劫省禁

舊無應  
 瑒二字  
 補之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六  
 十一

卑侮王宮，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  
 由心，刑罰由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  
 者蒙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寮鉗口，  
 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操率將士，親臨發  
 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寶，又署發丘中郎將，模金  
 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  
 桀虜之態，殄國虐民，毒流人鬼，加其細政苛慘，  
 科防互設，繒繳充蹊，坑穿塞路，歷觀古今書籍  
 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為甚。**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  
**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  
**身，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文士傳稱琳謝曰：  
策於韓信，乾時之戰，管仲肆力於子糾，唯欲效  
 計其主，取禍一時，故跖之客，可使刺由，桀之犬  
 可使吠堯也。今明公必能進賢於忿後，弃愚於  
 愛前，四方革命，而英豪託心矣。唯明公裁之。太

祖愛才，而不咎也。太祖以琳為軍謀祭酒，管記室。

衛覬字伯儒，河東人也。為尚書，明帝卽位，百姓  
 凋匱，而役務方殷。覬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強所  
 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  
 之所樂者，富貴榮顯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  
 此四者，君上之所制，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  
 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也；逆意者，惡  
 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  
 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

治上有政字

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狸鼠。臣以為不然。漢文之時，諸侯強大，賈誼累息，以為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為其主，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為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

至通作通明

也。武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量入為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由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侈靡日宗，帑藏日竭。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飡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至通，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

宜裁制也

劉廙字恭嗣南陽人也為五官將文學魏諷反

廙弟偉為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

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廙別傳載廙表論

臣十人有婦人焉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

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百姓彫盡士之存者蓋

亦無幾其股肱大職及至州郡督司邊方重任

雖備其官亦未得其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

蓋才置使之然耳況長吏已下羣職小任能皆

簡練備得其人乎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也不爾

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

之間輒有姦巧既於事不省而為政者亦以其

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已而苟且之

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郵民而夢想於聲

譽此非所以為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為黜陟

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耳非皆

得其事實而課其能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

奉法也憂公也郵民也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

雖得計其聲譽未為美屈而從人於治雖失計

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

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長吏皆宜使少久

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

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也事者皆以其戶口率其

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叛者為得負

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脩名無益有能之

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

譽安毀可得而盡也事上太祖甚善之

陳羣字長文潁川人也為司空錄尚書事青龍

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

書治要 卷之二十六 十四

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  
至少吳蜀未滅社稷不安今舍此急而先宮室  
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此安危之機也唯  
陛下慮之帝答曰王者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  
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耶是故君之職蕭  
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  
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起武庫太倉皆是  
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  
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下莫之敢

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  
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  
留神卓然迴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  
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  
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  
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  
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

陳矯字季弼廣陵人也遷尚書令明帝嘗卒至  
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曰欲案行文



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

盧毓字子家涿郡人也青龍中入爲侍中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爲狂直陛下宜容之爲吏部尚書前此諸葛誕等馳名譽有四窻八達之謂帝深疾之時舉

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旣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爲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帝納其言

和洽字陽士汝南人也爲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

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搭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儀吏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弊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孫盛曰夫矯枉過正則巧偽滋生以克訓下則民志險隘非聖王所以陶化萬物開邪存誠之道和洽之言於是魏國既建為侍中後有白毛玠謗毀太

舊無魏國既建

四字補之

祖太祖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為崔琰缺望此損君臣恩義安為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和侍中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為眾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

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  
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上  
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事者加誣大臣  
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方  
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耶轉爲太常清貧  
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

杜襲字子緒潁川人也爲侍中將軍許攸擁部  
曲不附太祖而有謾言太祖大怒先欲討之羣  
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疆敵太祖橫刀於膝作  
色不聽襲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  
勿復言之襲曰若殿下計是耶臣方助殿下成  
之若殿下計非耶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  
言何待下之不闡乎太祖曰許攸慢吾如何可  
置乎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耶太祖曰凡人  
也襲曰夫唯賢知賢唯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  
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  
下避強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石之  
弩不爲鼷鼠發機萬鈞之鐘不以莛撞起音今

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卽歸服

高柔字文慧陳留人拜丞相理曹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旣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爲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姦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文帝踐祚轉

治書執法時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旣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姦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爲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卽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以所告罪罪之於是遂絕遷爲廷尉明帝卽位

舊無明  
帝卽位

四字補之

時獵法甚峻而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安收龜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卽還訊各當其罪

辛毘字佐治潁川人也文帝踐祚遷侍中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羣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毘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皆莫敢言毘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毘曰誠以爲非帝曰吾不與卿共議毘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也臣所云非私也乃社稷之慮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毘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毘曰今徙旣失人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

射雉樂哉。毘曰：於陛下甚樂，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之。希出。明帝卽位，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毘不與往來。毘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毘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者耶？

允從。僕射畢軌表言：尚書僕射王思精勤，舊吏忠亮計略，不如辛毘。毘宜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思者，誠欲取其效力，不貴虛名也。毘實亮直，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出爲衛尉。

楊阜，字義山，天水人也。爲將作大匠。時初治宮室，發美女充後庭，數出入弋獵。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盪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政

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于泯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誠懼矣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耶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以往鑒來言之若輕成敗甚重詔報曰間得密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闇政切至之辭款誠篤實將順匡救備悉矣覽思苦言吾甚嘉之

遷少府後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阜議以爲致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爲臺榭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竒巧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爲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帝旣新作許昌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阜上疏曰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

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二世而滅，夫不度萬人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爲深誡。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恤民，而自逸，唯宮室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饑色。陛

下不是爲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駑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筆詔答。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人也。爲散騎常侍，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鐘。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旣鑄大錢，



又作大鐘、單穆公諫而不聽、冷州鳩對而不從、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爲永鑒、然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與卞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爲也、化之不明、豈鐘之罪、隆對曰、夫禮樂者、爲治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皇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

響、商辛以殞、大鐘旣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恒由此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帝稱善、遷侍中、猶領太史令、崇華殿災、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所禳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戒也、惟率禮脩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鑒、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

道以答天意、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  
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而  
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夫天道  
無親、唯與善人、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  
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  
故其亡也忽焉、臣備腹心、苟可以繁祉聖躬、安  
存社稷、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豈憚忤逆之  
灾、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帝  
愈增崇宮殿、雕飾觀閣、鑿太行之石英、采穀城

行作山

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大  
極之北、鑄作黃龍鳳鳥奇偉之獸、飾陵雲臺、陵  
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於學生、  
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  
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  
疏切諫曰、昔在伊唐、洪水滔天、灾眚之甚、莫過  
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  
禹敷九州、庶士庸勲、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  
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

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矜矜業業惟恐有違災異既發懼而脩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至於顛覆者也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脩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

以爲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爲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爲天下倒懸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彫弊民無擔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疆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刑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板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

分居一夫祿賜穀帛人主之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旣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唯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爲世誠書奏帝覽焉謂中書監令曰觀隆

此奏使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疏曰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蹈踵桀紂幽厲之跡莫不蚩笑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周之軌悲夫尋觀三代之有天下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矣卒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諛是尚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悅上天不彌眷然迴顧宗國爲墟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

殷熾秦既兼之不脩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枝百世永垂洪暉豈悟二世而滅社稷崩圯哉臣觀黃初之際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胷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棊跖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蓋前代之明鑒也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

舊無非獨至下也八字補之

撥錄授能由此觀之則天下之天下也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還舍若遂沈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

田豫字國讓漁陽人也為護烏丸校尉魏略曰鮮卑素

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賜青縑五百匹也

徐邈字景山燕國人也為涼州刺史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助也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

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彈邪繩枉、刑界肅清、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曰、夫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讚庶政、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

王昶字文舒、太原人也、遷兗州刺史、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冲、深字道冲、遂書戒之曰、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僞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

此二者之戒，照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虛爲名，欲使汝

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杆有銘，几杖有誠，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滂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筭，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卻爲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唯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

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強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道也斯戒至矣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安矣當則無

怨於彼安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已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脩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可不慎與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



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唯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處不避滂怯而義勇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議論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世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

鍾會字士季潁川人也司馬文王欲圖蜀以會

為鎮西將軍從駱谷入姜維等悉降會詔以會

為司徒會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

有反狀

世語曰會善効人書於劍閣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矜伐

於是檻車徵艾艾既禽而會獨統大眾威震

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下遂謀反諸

軍兵殺會

漢晉春秋曰文王聞鍾會功曹向雄

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可問也今鍾會躬為叛逆

而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

王掩骸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

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

損作捐

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雄曰  
可矣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時殿下離對  
枯骨損之中野百歲之後為臧獲所笑豈仁賢  
所掩哉王悅之與宴談而遣之習鑿齒曰向伯  
茂可謂勇於蹈義也哭王經而哀感市人葬鍾  
會而義動明主彼皆忠烈奮勁知死而往非存  
生也尋其奉死之心可以見事生之情覽其忠  
貞之節足以愧背義之士矣王加禮而遣可謂  
明達矣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六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蜀志

吳志上

蜀志

劉璋字季玉江夏人也為益州刺史聞曹公征  
荊州遣別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荊州走

先主不復存錄松勸璋自絕

漢晉春秋曰張松見曹公曹公

方自矜伐不存錄松松歸乃勸璋自絕習鑿齒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弃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是以君子勞謙日昃慮

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勢尊而守之以卑情近於物故雖貴而人不厭其重德洽羣生故業廣而天下愈欣其慶夫然故能有其富貴保其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何驕矜之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  
能遂兼天下者也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也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為豫州牧叛曹公劉表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曹公南征表會表卒子琮請降先主遂將其眾去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益州牧劉璋降先主領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

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魏文帝稱尊號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即皇帝位於成都章武三年病篤託孤於丞相亮殂於永安宮  
亮集載先主遺詔勅後主曰朕疾殆不自濟人年五十不稱天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也更以卿兄弟為念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唯賢唯德能服於人汝父薄德勿効之吾終亡之後汝兄弟事丞相也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

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

諸葛亮字孔明琅耶人也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遂詣亮凡三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

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先主卽帝位策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十二年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

馬宣王對於渭南分兵屯田耕者雜於渭濱居  
 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亮  
 病卒於軍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  
 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  
 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若死之日不  
 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  
 言漢晉春秋曰樊建為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  
 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  
 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補  
 豈有今日之勞乎建誓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  
 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所謂  
 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乃欲明之

舊無國  
字補之

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理艾焉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

姓示義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  
 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  
 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  
 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  
 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  
 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  
 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關羽字雲長河東人也先主合徒眾羽與張飛

爲之御侮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  
稱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  
主使羽守下邳曹公東征擒羽以歸拜爲偏將  
軍禮之甚厚袁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  
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爲先鋒擊之羽  
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  
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表封羽爲  
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  
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旣而遼以問

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  
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効  
以報曹公而後乃歸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  
之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也重加賞賜羽  
盡封所賜而奔先主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  
爲其主勿追之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先主攻劉璋飛分定郡  
縣至江州破璋將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  
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

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旣過差又曰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

殺飛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卽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厲不亦可乎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

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談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諸葛亮，爲流矢所中卒。先主痛惜，言則流涕。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爲昭德將軍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從先主遊觀，見一男子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董和字幼宰，南郡人也。先主定蜀，與諸葛亮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死之日，家無擔石之貯。亮後爲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弃弊躄而獲珠玉也。然人心苦不能盡，唯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懇懃，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



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  
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闇不能悉納然與此四  
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  
思和如此

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也為亮主簿有忠盡之効故見哀述

允字休昭和子也遷為侍中甚盡匡救之理後  
主嚴憚之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辟侮  
諂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  
皓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  
丞陳祇代允為侍中與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

事祇死後皓從黃門令為中常侍奉車都尉操  
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

張裔字君嗣蜀郡人也丞相亮以為府長史常  
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  
刑不可以勢貴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  
也

黃權字公衡巴西人也州牧劉璋召為主簿時  
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  
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

心欲以賓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矣璋不聽出權為廣漢長先主遂襲取益州諸縣望風影附權閉城門堅守須劉璋替服乃詣先主先主假權偏將軍先主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

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臣松之以為漢武用虛罔之言

滅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執宥黃權之室二主得失縣邈遠矣魏文帝謂權

曰君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拜為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後得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而權獨否

舊無或云至言及二十四字補之

蔣琬字公琰零陵人也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  
先主嘗因遊觀奄至廣都衆事不理時又沈醉  
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  
器非百里之才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脩飾  
爲先願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但免官而已  
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密表後主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琬爲  
尚書令遷大將軍錄尚書事時新喪元帥遠近  
危竦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旣無戚容又無

據疑請  
聽不字

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加大  
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  
答或欲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  
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  
後言古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  
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  
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  
人或以白琬王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  
人無可推也王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憤憤

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  
憤憤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  
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

楊戲字文然犍爲人也爲射聲校尉著季漢輔

臣讚其注載諸葛亮與張裔蔣琬書曰掾屬喪

昭爲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顯直入

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

家譬之今有人於此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

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

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

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

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雜狗哉

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

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邴吉不問橫道死  
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  
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  
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又有義陽  
傅彤先主退軍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吳將語彤  
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子  
僉爲關中都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命蜀記載  
晉武帝詔曰蜀將傅僉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  
死不顧僉父彤爲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  
由彼此以爲異僉息著募後沒入奚官免爲庶  
人

吳志上

孫權字仲謀吳郡人策弟也策薨以事授權權  
待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爲將

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爲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赤烏元年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也弟亮廢孫綝使迎休改元永安以丞相濮陽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休銳意於典籍欲與韋曜盛冲講論道藝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己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答曰孤之涉學所見不少其明君闇主姦臣賊子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講論書耳不爲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姦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爲非而君以爲不宜是以孤有

所及耳、政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  
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  
頭、休答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  
誠、遠近所知、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  
難、君其終之、初、休為王時、布為左右將督、素見  
信愛、及至踐祚、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  
自嫌瑕短、懼曜冲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  
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  
復使冲等入、

孫皓字元宗、權孫也、休薨、迎立皓、

江表傳曰、皓初立、發優詔、

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料出宮女、以配無妻、禽獸擾於死者、放之、當時翕然稱為明主矣、

皓既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

鳳皇二年、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司

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繩之以法、妾愬皓、

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

下、天璽元年、會誓大守車浚、湘東大守張詠、不

出筭緡、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

江表傳曰、浚在公清忠、值郡荒

旱、民無資糧、表求振貸、皓謂浚欲樹私恩、遣人梟首、又尚書熊睦、見皓酷虐、微有所諫、皓使人

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肌天紀三年晉命杜預向江陵王濬

唐彬浮江東下初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沈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為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逆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輒以為罪後官數千而採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昏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眾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為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

舊無濬受皓之降五字補之

也四年濬彬所至則土崩瓦解皓奉書於濬濬受皓之降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也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

輔之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爲共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

爲惡也權嘿然有慙色遂罷酒每朝見言論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會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弃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



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嘗恐失計。」昭孰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而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

顧譚字子嘿，吳郡人也。祖父雍卒，代雍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高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爲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今臣所陳

非有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

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拜驃騎將軍都督西陵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騭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撻挾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趣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吏民跼天踏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唯賢是任故民無冤枉升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於上為國速怨甚可仇

舊無騭  
黨神明  
四字補  
之

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騭黨神明受罪何恨此三臣者思慮不至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其所天乎權亦覺寤遂誅呂壹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也權以為長史病卒臨困留賡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

而趣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釁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叙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權省書流涕

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拜虎威將軍關羽討樊權遣蒙到南郡糜芳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蒙皆撫慰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皆委羽降荊州遂定以蒙爲南郡守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減加權爲之慘感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咄夜不能寐病中瘳爲下赦令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

權自臨視卒權哀痛甚

舊編下有  
有心字  
刪之

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遷前將軍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爲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虞翻字仲翔會稽人也孫策命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孫權以爲騎都尉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權旣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遑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弃之可乎權曰曹孟德殺孔文學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今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

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

張溫字慧恕吳人也容貌奇偉權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拜議郎選曹尚書以輔義中郎將使蜀還權既陰銜溫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太盛衆庶炫惑恐終不爲己用思有中傷之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休亦吳郡人也溫引致之以爲選曹郎至尚書豔性狷厲好爲清議見時郎署雜濁多非其人欲

令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寮覈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豔彪皆坐自殺溫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卽罪溫權幽之有司斥還本郡駱統表理溫曰伏惟陛下天生明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海置俊乂於宮朝多士旣受普篤之恩張溫又蒙最隆之施而溫自招罪譴孤負

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間爲國  
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温實心無他情事  
無逆跡但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  
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談効褒貶之議於是務  
勢者妬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嘿者非其談瑕  
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辯明朝所當究察  
也在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  
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  
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

爲君難爲臣不易温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  
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辯卓  
躒冠羣焯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温  
才卽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  
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  
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國  
家不嫌與豔爲最重之義是以温亦不嫌與豔  
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温竊親之於下  
也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

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增宮之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既慤慤臣是溫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欲爲私倉卒之間猶難卽別然以殿下之聰觀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也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耻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聽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溫身也權終不納

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權召爲功曹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爲建忠郎將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強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爲榮

顯永世胤為豐祚然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眾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眾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強敵未殄海內未又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

舊無殃疫死喪之災六字補之

又前後出為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弃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嶮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奸心動而携叛多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也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人消息觀時制



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辨具為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為治副稱陛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也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陛下少以萬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焉遷偏將軍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  
所言皆善

舊無復  
荒至大  
願十二  
字補之

朱據字子範吳郡人也拜左將軍嘉禾中始鑄

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以厚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為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籍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況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七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八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吳志下

陸遜字伯言，吳郡人也。為鎮西將軍，劉備大率眾來，權命遜為大都督，拒之。備眾奔潰，拜上大將軍、右都護。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為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為先，自不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奸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効此乃  
聖王念過記功以成王業也昔漢高舍陳平之  
譽用其奇略終建勲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  
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赤  
烏七年爲丞相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  
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爲子弟苟有才不憂  
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  
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  
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

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  
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  
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  
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  
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嫡庶之分以匡得  
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甥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  
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  
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也  
子抗字幼節遷立節中郎將權謂曰吾前聽用

舊無大  
將軍三  
字補之

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  
焚滅之莫令人見也孫皓卽位加鎮軍大將軍  
督信陵等軍事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時何定弄  
權闖官與政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  
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雅人所以怨刺仲尼  
所爲歎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漢傾覆之豐未  
有不由斯者也小人所見旣淺雖使竭情盡節  
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  
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

威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  
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  
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羣小  
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聞薛瑩徵下獄抗上  
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  
所以倫叙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玄散  
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勗皆當世秀穎一時顯  
器旣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旋受誅殛或圮族  
替祀或投弃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

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  
罪名未定大辟以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  
痛哉且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弃  
之水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  
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感蕃勛永已悔亦靡及誠  
望陛下赦召玄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  
綜納言先帝傅弼文皇及瑩承基內厲名行今  
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  
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

澄刑網則天下幸甚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權為吳王立登為太子  
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為賓友登或射獵遠避  
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閑之地其不  
欲煩民如此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  
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為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  
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  
水金馬孟覺得其主左右所為不忍致罰呼責  
數之長遣歸家勅親近勿言

孫和字子孝立爲太子常言當世士人宜講脩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遊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羣寮侍宴言及博奕以爲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脩業積累功緒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凡所患者在於人情所不能絕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棄不急之務以脩功業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

御之間何必博奕以爲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蔡潁好奕直事在署者頗效焉故以此諷之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權嘗寢疾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和寵稍損懼於廢黜魯王霸覬覦滋甚陸遜吾粲顧譚等數陳適庶之義理不

可奪全寄楊竺等為霸支黨譖愬日興祭遂下獄誅譚徙交州權沈吟者歷年殷基通語曰初權既立和為太子而封霸為魯王初拜猶同宮室禮秩未分群公之議以為太子國王禮秩宜異於是分宮別僚而隙端開矣自侍御賓客造為二端仇黨疑貳中外官僚將相大臣舉國中分權患之於是

有改嗣之規矣後遂幽閉和於是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甚惡之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書稱引

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亂又據晃固諫不止權大怒族誅正象牽晃入殿杖一百吳曆曰晃

日作口

入日諫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峙實不宜搖動太子以生衆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辭氣不撓諱晃言斥還田里竟徙和於故鄣羣

司坐諫誅放者十數衆咸冤之吳書曰權寢疾和還立之全公主及孫峻孫弘等固爭之乃止封和為南陽王遣之長

沙諸葛恪被誅孫峻遣使者賜死舉邦傷焉

孫霸字子威和弟也和為太子霸為魯王寵愛

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

權禁斷往來時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陰共附

霸圖危太子譖毀既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

竺屍于江，又誅寄安奇等，咸以黨霸構和故也。

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權稱尊號，拜為少府。江表

傳曰：權數射雉，濬諫權曰：相與別後，時時暫出耳，不復如往日之時。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為害，乞特為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撤壞之。權由是不復射雉。遷太常，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按丞

相顧雍、左將軍朱據等，皆見禁止。濬求朝，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一身當之。為國除患，壹密聞知，稱疾不行。濬每進見，無不陳壹

之姦險也。由此壹寵漸衰，後遂誅戮。權引咎責躬也。

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立為左丞相，時徙都武昌，楊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為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紂雄，君惠閉於羣孽，



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幸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爲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爲痛心、今隣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府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實非保國養民之術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刑政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

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疆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岩穴、廣採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衰、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強、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聞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慧淺劣、無復冀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

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蕩、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墉塙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

既空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加有監官、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爲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爲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下一息此輩、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綱、四方之民、繼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明王聖主、取士以賢、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

舊無人  
任非其  
四字補  
之

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  
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  
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  
言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僻貴幸任事凱面  
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  
以壽終者何以專為姦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  
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  
之凱終不以為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疾病皓  
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

宜授外任不宜幹與事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  
連薛瑩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  
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皓  
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曰孤動遵先帝有何不  
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宮室  
衰耗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  
政事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  
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也夫王者之興  
受之於天脩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

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就令陛下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爲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効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屍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強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

相而萬彘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闥於或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愛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覽之以爲身戒故左右不置姪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於中是不遵先

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祚以來，遊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奸欺，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無雕飾。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土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瑩，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筲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醇醲，臣下終

日無失慢之尤，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無異商辛長夜之飲，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矣，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捨，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時遣歸來，視其弱息。

舊無空  
戶至民  
爲十八  
字補之

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爲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貴賤，任之鄉閭，効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安，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江渚有事，責其死効，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

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是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等，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蒞政無幾，便徵召遷轉，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

常留心推接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

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江表傳曰皓

知其將亡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是以古人懼不聞非立敢諫之鼓武公九十思聞警誠臣察陛下無思警誠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故略陳其要陛下宜克己復禮述履前德不可捐弃臣言而放棄意日奢情日至吏日欺民日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刻公子將奔臣雖愚聞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二十稔也臣常念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忿陛下不能循俗與眾沈浮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存焉初

其作有

皓始起宮凱上表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宮功當起夙夜反側是以頻煩上事往往留中不見省報於邑歎息昨食時被詔曰君所陳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宮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胸而涕泣雨集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所冀所以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今強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疲之民宜當畜養廣力肆業以備其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郡搔擾而大功臣聞為人主者攘災以斯非保國致治之漸也臣聞為人主者攘災以德除咎以義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篤祖宗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宮之不安災之不銷乎陛下不務脩德而築宮若德之不脩行之不貴雖殷辛之瑤臺秦始之阿房何止而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為父長安使子無

倚此乃子離於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子壹離、雖念刮骨肉、茅茨不翦、復何益焉、太皇帝之時、寇鈔懾威、南州無事、尚猶冲讓、未肯築宮、況陛下危側之世、乏太皇帝之德、可不思哉、可不慮哉、願陛下留意、臣不虛言也、

樓玄字承先、沛郡人也、孫皓即位、為太司農、主殿中事、應對切直、漸見責怒、後人誣白玄與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送付廣州、徙交趾、別勅令殺之、

賀邵字興伯、會稽人也、孫皓時、遷中書令、皓兇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諫曰、古之聖王、所以

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而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宜旌賢表善、以康庶政、自頃年已來、朝列紛錯、真偽相賀、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鎮、內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撫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媮近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

媮近作  
親洽



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己以求過，譬天位於乘奔，以虎尾爲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耀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醒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連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

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殞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臣竊觀天變自比年已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蝕地震，中夏殞雹，參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

驗諸行事、災祥之應、可爲寒慄。昔高宗脩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誚、下追二君攘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叙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姦勢、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祇承乾指、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矣。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其亡也、以民爲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

傷作赤子

文興作登位  
蹙作苦

於旦夕也。自文興已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在所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蹙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宜時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烟至雲集、衣不全、短褐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感、是以父子相弃、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省諸不急、夫民者國之本也、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坐食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

舊無不  
為難之  
不補之  
策作筆

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飢於糟糠，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己之威德，而怙敵之不來，忽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為難，誠非長策。廟勝之要也。昔大皇帝創基南夏，割據江山，雖承天贊，實由人力，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何可忽顯祖之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哉！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殽函之阻，德化不脩，法政苛酷，毒流

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繫頸，共為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鑒世變，豐基強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書奏，皓深恨之。邵奉公，真正，親近所憚，乃共譖邵與樓玄，謗毀國事，俱被詰責。玄見送南州，邵原復職，後邵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皓疑其託疾，掠考千所，卒無

一言竟殺之家屬徙臨海并下詔誅玄子孫  
韋曜字弘嗣吳郡人也遷太子中庶子時蔡頴  
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曜論  
之其辭曰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  
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  
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故勉  
精厲操不遑寧息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  
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王道垂名億載況在  
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

累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  
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  
霸受道於囹圄終有崇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  
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遊惰  
哉而今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弃業  
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  
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脩  
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  
存也或至賭及衣物徙碁易行廉耻之意弛而

忿戾之色發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陳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博奕之

足耽乎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驚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碁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

兼某局而賀博奕矣。設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孫皓即位，為侍中，常領左國史。時在所承指數言瑞應，皓以問曜，曜答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又皓欲為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為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曜益憂懼，自陳衰老求去，皓終不聽。皓每饗宴，無不竟

貨下有是字

二作三

菜茗作茶碎

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時，常為裁減，或密賜菜茗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逼強，輒以為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刻，發摘私短，以為歡。時有愆過，或誤犯皓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曜以為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皓以為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遂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華覈連上疏救曜，皓不許，遂誅

曜也。

華覈字永先，吳郡人也。爲中書丞，孫皓更營新宮，制度弘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時盛夏興功，農守並廢，覈上疏諫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當此之時，皆以爲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以爲可痛哭。及流涕者二，長大息者六。乃曰：方今之勢，何異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欲以此爲治，雖堯舜不能安。而今

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大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爲緩，抱火臥薪之喻，於今爲急。誠宜住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墾植之業，爲飢乏之救。若捨此急，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爲資也。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王者以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編戶

之民轉徙同也。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又楊市土地與宮連接，若大功畢竟，輿駕遷住，門行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爲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吉凶。六月戊巳，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

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竊所不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則日月滋蔓，若悉並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思善，苦則怨叛。今當角力中原，以定強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也。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況敵強大而忽農忘畜，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北敵犯疆，使周邵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明矣。書奏，皓不



卷之二十一  
納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時倉廩無儲世俗滋  
侈覈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  
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  
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務而  
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  
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田事違赴會日  
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  
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  
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

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壹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  
耕或受其饑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  
國唯農是務軍興已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  
之務女工失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  
飢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  
民者二民之所望於王者三二謂求其爲己勞  
也求其爲己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  
之有功者能賞之民已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  
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

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飢者不待備羞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爲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窮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效耻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壹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弃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

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色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所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雕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國家之利杜飢寒之本況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

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八

